

每一塊岩石都將被海浪沖為點點細沙？

黃春興 1998/5/29

站在海岸峭壁，望著巨浪咆哮地衝擊岸岩，浪碎波滅，岸岩依舊，一切都未曾改變；共產主義垮了，社會主義失去了群眾，福利國家也接連陷入窘境，百年來飽受其批判的資本主義依然屹立。人類的未來，是否仍將如此持續下去？新興的種族認同主義、社區營造主義、基本教義主義、女性主義等一波波的洶濤駭浪，是否仍將循著相同的浪碎波滅的命定軌跡？即使我們肯定「每一塊岩石都將被海浪沖為點點細沙」，或相信海浪終將是最後的勝利者，人類社會制度的演進速度至多也只如冰河推進、蝸牛爬步？甚者，是否人類的歷史至今已經證明了：社會中的收入與財富的分配問題將伴隨著資本主義到地老天荒？

回顧思想界近十年來努力的探索，悲觀的多而樂觀的少；而其中的最無奈者，選擇了將自己埋首於文化重建或道德重整等細微和一些純屬概念的領域，企圖尋找在我看來效果不會太大的最後處方。當人類社會被視為一個能思考、能判斷的生命共同體，或當社會制度被要求去符合某種正義原則之後，真正引導經濟社會演進的因果關係也就無意地被疏忽，或被刻意扭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並不是如卡爾·博蘭尼所說的是既得利益階級的集體創造成果，否則，由另一個不同階級所集體創造出來的東歐社會主義社會就不應該有瓦解的理由。東歐社會主義社會的瓦解，不能歸咎於「追逐個人福利」這個人性核心以外的其他枝節問題，也不能將失敗原因推給被稱為是「變種」的其他社會主義，因為這類的解釋與態度將逐漸迫使人類喪失對知識的尊重和信任。

其實，資本主義社會裡並沒有什麼所謂的「資本主義」，有的只是努力於圖一己溫飽、追逐一家未來福利的許許多多的個人罷了。他們負責地承擔自己的生活，到處尋找可以交易、生產、相互合作的機會。即使存在一些預設的政治障礙，台商仍會為了較低的工資而甘冒危險到大陸投資，菲律賓勞工也會為了較高的工

資而含淚暫別自己的子女來到台灣照顧他人的子女。當然，這其中也有人販賣黑槍、走私中藥、進行地下金融交易。在人類的歷史上，既得利益階級爲了保障其既得利益，的確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種方式禁止他人進行交易、生產、與相互合作的機會。

然而，隨著知識和科技的成長與擴散，他們有效地繼續控制與壟斷這些機會的成本日益提升，人們公開反叛和爭回自主權力的成本則日益降低，這些機會逐漸地重回一般百姓的懷抱。亞當·史密斯稱進行交易、生產、與相互合作的行動乃是人的本質，米塞斯更乾脆地用「人的行動」去定義人。經濟學家相信：只要知識和科技持續地成長與擴散，個人將會不斷地尋找到或創造出能以更低成本來進行交易、生產與相互合作的新的行動機會。隨著這些機會的改變，個人在歷史中不斷調整其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從這些新的機會和其衍生的利得，人類並在歷史上累積出來今日所總稱爲文明或社會制度的財富、文化、道德、倫理等。

文明是一個總稱的概念，但累積文明所需的利得創造則屬於個人的行動。由於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的調整發生於個人，因此，我們難於一時之間察覺這類的改變；但遽然回首，整個社會所呈現出來的變動軌跡卻十分明顯。換言之，只有經由人的本質或人的行動的探討，我們才能看得清楚社會制度的演變、爭奪交易等機會之雙方相對成本的變化、以及知識和科技的改變對此相對成本的影響。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只不過是人類無盡發展可能的一段過程，當今人們進行交易、生產和相互合作的成本還有無限下降的可能，不同人群之間的相對成本也會隨著知識與科技的改變而不斷變化。資本主義社會的長遠未來非我們所能預測，但是，其短期的未來則可以從當前的成本結構中得知一二。

在《資本主義的未來》這本新書中，美國哈佛大學的梭羅（Lester C.Thurow）教授便盡職且自豪地堅守經濟學家的思惟，由分析當前社會經濟的主要成本結構，去推測資本主義社會的未來表象。在他看來，百年來持續抨擊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主義，就如同一波一波拍擊沿岸洶濤駭浪，雖然對岸岩的衝擊效果有時小、有

時大，但都只是相對成本與成本結構的改變所引發的浪潮，都只是變化的表現，而非本體。因此，要思考資本主義的未來，就得從造成浪花的原因去分析，而不是從浪花的大小與方位去瞭解。他的分析以地質學上的板塊構造和生物學的切斷性均衡為基架，以比擬為地球經濟的表面的收入與財富分配的未來變化為預測對象。

書中，梭羅教授除了提出代表知識和科技的人工智能產業之興起外，另提出了構造地球經濟的其他四板塊：共產主義（的終結）、世界人口（的成長與老化）、各國經濟往來（的全球化走向）、世界主導力量（多極化的來臨）。這五板塊的任一移動都會激起浪花；而當它們彼此撞擊時，所引發的鉅變就不僅是洶濤駭浪，而是類似造山運動的「切斷性鉅變」，其結果將改變整個地表的外觀。人類的歷史上曾數度發生切斷性鉅變，但其規模都僅及於其中板塊的輕微撞擊，其對經濟地表的改變遠不如當前五板塊的同步撞擊來的激烈。

撞擊之後，經濟地表將呈現新的外觀，梭羅教授稱之鉅變後均衡。他預測這新均衡的外貌的特色包括：烏克蘭糧倉取代美西而中亞石油取代阿拉伯油田、前蘇聯的科技人員與中國大陸的中低級勞工成為西方勞動市場的最大威脅、美國失去主宰世界經濟及世界經濟組織的力量、區域間的經濟結合將成為不同區域間經濟往來的新障礙、知識與科技取代傳統的自然資源或勞力或資本成為比較利益的考量、量產能力取代研究與發展成為工業能力的基礎、出口導向成為所有國家的經濟政策、老人人口成為民主制度下的技術性多數並從而掌握政策方向、各國間的所得分配不均問題將為全球性不同技術階層間的所得分配不均問題所取代、經濟競爭下的弱者將遁入不同形態的原教義主義並與種族主義結合、財團接掌原屬於政府職責的各種公共建設、從自我雇用而逐步發展成新產業的企業家成為新時代的英雄。毫無疑問地，不論我們願不願意接受，梭羅這些預測是基於理論模型和嚴謹邏輯的結果，其價值遠非從那些道德倫理、正義原則、一廂情願等思考角度所獲得的結論（或期待）所能相提並論。

提到梭羅教授的預測，我們會很自然地聯想到七年多以前他拜訪台灣時所曾做的預言：「九十年代的亞洲會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這個狀況發生在九十年代末期。…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這幾個國家…遲早他們會碰到障礙。」經濟學家的本領是基本趨勢的預測，不是時間與數量的預測。鑑之於當前亞洲所發生的金融危機，其事件本質雖未完全如他的推理，但也不是毫無關連。雖然在許多方面，我不同意他的理論與觀點，但就此事件而言，也不得不佩服他的遠見。

當然，要在本書找出一些缺點也非不可能。譬如，對於梭羅教授從波浪的隱喻和板塊移動與碰撞的模型去預測切斷性鉅變之後的新均衡，我便質疑：難道在趨向均衡之前不會出現持續性的板塊移動與碰撞？若是，當碰撞產生的離散力量大過朝向均衡之吸力時，我們觀察到的經濟外表將會是遠離均衡而不是趨向均衡下的狀態。再者，如果移動這些板塊的力量不是來自太陽黑子，而是來自個人行動產生的擴大效果，那麼，我們甚至連均衡和趨向均衡的想法都必須放棄。事實上，梭羅教授似乎也看到這一點，因此，他在描述未來英雄，也就是企業家時，便說到：「這些人願意過常規生活以外的困難生活，在面臨與過去交織的社會環境中去克服排斥試驗新事物的人類心理因素。」面對企業家的角色日益被學術理論肯定後，不僅是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者，就連傾向美國制度學派的梭羅教授都顯得有些不自然。

（本文為《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之序言，李華夏譯，土緒公司出版）。